

# 「一帶一路」書畫博展 舒崇雲用藝術促進交流

藝術，不止是視覺享受，它是可以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為推動藝術發展、弘揚中華文化及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方針，海星藝術總會在香港藝術家舒崇雲的帶領下，日前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全館舉行「一帶一路書畫博展」，展出來自16個國家及地區的超過120位書畫名家作品，包括內地、香港、文萊、柬埔寨、印度、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泰國及越南等。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舒崇雲(白衫)與一眾嘉賓及畫家剪綵。

是次策展人、香港藝術家舒崇雲繼去年10月於饒宗頤文化館舉辦個人畫展後，今次聯同海外一眾藝術家攜手舉辦書畫博展，促進「一帶一路」的文化藝術交流。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一帶一路』乍看可能是商業發展，但其實藝術也能貢獻其中。因為藝術是一個比較好的接觸點，大家互相欣賞、互相尊重不同的藝術文化，不像商業般可能有利益衝突。所以藝術可以作為經濟發展中的先行點。」長遠來說，他也希望藝術可以促進各國友誼。「法國總統馬克龍曾說過，藝術有助拯救世界、對抗極端主義。」

## 舒崇雲禪意入畫

愛以水膠帆布作畫的舒崇雲，作品集東方素樸之魅及西方色彩之美。多年來他在香港、紐約及英國等地獲獎無數，更於千禧年入選《英國劍橋傑出藝術家年冊》，是21世紀全球2,000位最傑出藝術家之一。他能將書法、浮雕、工筆、彩繪等不同元素巧妙地融和在一起，可說是前無古人，其作品更獲香港文化博物館及台灣會館收藏。他由

1985年開始奉行素食，修行至今超過30年，每天經打坐後才動筆的作品極具創意和層次。他說每幅作品都從水開始，包括外在水與體內的水，「先讓水聽我的呼吸，調好顏色後，讓水聆聽筆墨，隨著自然節奏舞動。」設色淡雅，筆觸簡潔，一幅幅充滿佛學人生哲理、詩情畫意的作品，就這樣誕生了。

今次博展舒崇雲展出《單翼天使》、《問花何以羞羞紅》、《敬天》及《般若十八空》等啟迪心靈、充滿禪意的畫作，更展出為紀念「哥哥」張國榮逝世、從未公開展出過的作品《別姬》。《敬天》作品中如來安坐紫雲間，風一轉而天似洗，舒崇雲解釋：「知道天命，順其聽天，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我的人生觀。」另一作品《般若十八空》畫的是準提觀音，「三隻眼、十八隻手，象徵般若的十八空，以達至涅槃。而準提觀音身旁的光明火焰，則象徵能以智慧光明破除妄心黑暗。」

至於《別姬》出現流行文化符號，乍看有別於舒崇雲一系列當代禪藝術，但其實與舒崇雲的創作理念是一脈相承。「這幅畫其實

也是我為了紀念我逝世的媽媽而畫，畫作有種沒畫完的感覺，這是我對母親的不捨。每次作畫前我都會打坐，所有離愁別緒都會因此而釋放，並轉移到畫面上。」另外，舒崇雲的作品中總是有一種溫和的光輝，除了讓人想到佛性光芒，原來也源於一段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因緣——舒崇雲與蝴蝶的結緣。「那其實是蝴蝶的紋飾。作為一位修行人，我經常在家中寧靜的環境與蝴蝶嬉戲，牠們經常來探我，萬物皆有情。」舒崇雲說。

## 加插國寶級作品

除了舒崇雲的作品備受矚目外，展場中李蓄生的宣紙鋼筆畫巨作《國寶熊貓圖卷》同樣成為焦點。李蓄生的妻子向記者介紹時說，《國寶熊貓圖卷》長25米，卷上100隻熊貓共畫了一年，一共畫了三卷，送了兩卷給外交部作為國禮。此次展出的就是自己保留的那一卷。

「當時我丈夫看到CCTV一個熊貓飼養員的節目而大受感動，先後五次到四川的基地觀察熊貓百態。」當時還在世的饒宗頤還



舒崇雲作品《別姬》除紀念張國榮外，原來也是為舒母而畫。

為作品題上「天真爛漫」四字。李蓄生夫人說：「饒公的字很清雅，不高調，與熊貓的主題很配合。」

## 非牟利組織出力

今次舒崇雲除了展出自己的作品，同時身兼策展人工作，他也提到促成是次展覽的辛酸。不過，他覺得能促成是次交流，再辛苦也是值得。「一開始是因為我們的副會長有從事有關『一帶一路』的業務，所以就有舉辦是次展覽的想法。但因為我們沒有確實的嘉賓名單，所以沒有找到任何贊助，最後靠的都是我們這個非牟利團體自己既有的資金。加上要找到來自不同地方的畫家，我們

只能不斷敲門，或者靠人情牌讓相熟朋友多帶一點畫過來。」不過，相熟朋友的支持，讓舒崇雲大受感動。「後來才知道他們從海外寄一幅畫過來，單是運費就三千多元，而且那些作品還是鑲嵌好的，說明所有人都很有心去成全這件事。」

提到海星藝術總會未來的發展，除了繼續推動文化交流外，舒崇雲希望可以繼續幫助有志投身藝術的老中青朋友，替他們達成藝術夢想。「一開始我們是幫助小朋友為主，後來我們也幫助過不少老一輩的畫家。當中有一些很出色的畫家從來沒有開過個人展覽，所以我們畫會就出錢出力幫他們圓夢。」他如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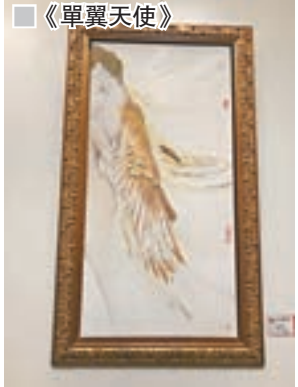
舒崇雲與其作品合影。



《問花何以羞羞紅》



《單翼天使》



《般若十八空》



《國寶熊貓圖卷》



## 東 西 余綺平

# 邱吉爾的情人

本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由英國演員加里奧文(Gary Oldman)奪得，他在《黑暗對峙》(Darkest Hour)裡演活了前英國首相邱吉爾。邱吉爾正氣凜然地帶領人民迎戰納粹德軍，最終贏得二戰勝利。



邱吉爾和情人卡斯特露西度假的照片。網上圖片

在英國人心目中，邱吉爾的確是歷史偉人。他出身軍校，卻文武雙全，寫得一手好文章，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幽默風趣的演講，成為後世政治家的學習典範；他還是一名畫家……

可是，在奧斯卡得獎名單揭曉前夕，英國媒體卻爆發出邱吉爾的一段婚外情。《觀察家報》認為，如果邱吉爾在執政期間被揭發了秘密戀情，他必定前途盡毀。電視台亦訪問了追查此段戀情的歷史學家；一時間，邱吉爾新聞被炒得熱烘烘。

事件中的女主角卡斯特露西(Doris Castlerosse)，生得風華絕代，丈夫是子爵，夫婦兩人活躍於上流社會。1938年離婚後，貴婦的入幕之賓眾多，包括邱吉爾——他曾經為卡斯特露西繪畫兩幅人像畫；他為妻子僅畫了一幅。

首先洩露了蛛絲馬跡的是邱吉爾前秘書科偉爾(Jock Colville)，他於1985年接受媒體訪問，證實邱吉爾在法國南部一別墅度假時，與比他年輕28歲的卡斯特露西見面。科偉爾的輕描淡寫，卻引起兩位歷史學家注意。

他們是大學教授Richard Toye和Warren Dockter，前者早前接受電視訪問，透露了對邱吉爾婚外情的研究結果。他認為，此事對邱吉爾的偉人形象影響不大，但會改變人們對他的婚姻看法。傳聞中，邱吉爾的夫妻關係緊張，他指將來在邱吉爾的傳記裡，應該加入這段婚外情的篇幅。

據說，秘書科偉爾與邱吉爾夫人克米蒂(Clementine)友情深厚。1943年，邱吉爾

在前往埃及與羅斯福總統和蔣介石委員長舉行開羅會議時患上肺炎，科偉爾曾任皇家空軍，他立刻親自開飛機陪同克米蒂去埃及探病。故此，當克米蒂發現卡斯特露西寫給邱吉爾的情書，她向科偉爾訴心事。科偉爾安慰她說：「處身於法國南部月光照耀的晚上，許多丈夫會出軌。這根本不算一回事。」

研究指出，事實上，邱吉爾和卡斯特露西一起度假四次。1940年邱吉爾當上首相，事業如日中天，他害怕婚外情影響仕途，故中斷和卡斯特露西來往。她後來和一位美國富翁相好，移居美國，但生活不如意。經邱吉爾資助，卡斯特露西由美返英；1942年因服用過量藥物倒斃於倫敦一酒店內，終年僅42歲。而邱吉爾替她畫的油畫，則歸還給原作者了。

《觀察家報》指出，當年邱吉爾已貴為首相，如情婦公開畫像，張揚戀情，肯定會震撼政壇。

另一方面，邱吉爾夫人晚年生活捉襟見肘。1977年初，她曾經拍賣邱吉爾五幅遺作，賣出價錢不錯。可惜同年底她因心臟病去世。

研究指出，秘書科偉爾的證詞可靠。他曾任三位首相的助理私人秘書，到邱吉爾時更升任為總私人秘書，獲邱吉爾極度信任。科偉爾的首相府日記原件，現藏於劍橋大學邱吉爾檔案中心。

# 無魔幻不拉美？ 看看「80後」作家寫什麼

提起拉美文學，你最先想到的是什麼？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百年孤獨》，還是胡安魯爾福筆下的《佩德羅巴拉莫》？「是時候把魔幻現實主義放在一邊，不帶預設地去閱讀每一部拉美文學作品了。」中國社科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員、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分會秘書長樓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

比如這樣既非魔幻也不過分現實、蘊含哲理的俏皮文字：「自行車不僅是尊重人體的節奏的，對思考也是慷慨大方的。當一個人想要神遊漫思一番時，拐彎抹角的自行車車把是他最完美的伴侶；當種種思緒傾向於直線滑翔時，自行車的兩個輪子會負責照管它們；若是某種思慮讓騎車人痛苦，阻止了理性的自然運行，那就找一個角度夠大的斜坡，讓重力和風一道產生出神奇的療效……」

這是墨西哥「80後」作家瓦萊里婭·路易塞利在隨筆集《假證件》中對自行車的論述。《假證件》的中文譯本近日出版，記錄了作家漫遊或騎行於城市與國家之間對於自我和空間的思索，對閱讀與寫作所及邊界的探究。

《假證件》的譯者、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副主任張偉劭說，拉美文學在中國被套上了太多「魔幻」的標籤，似乎拉美文學都是以賣弄本地特色風情為招牌的，使讀者忽略了當中書寫世界性、全球化主題的優秀作品。

「《假證件》就是這樣的作品，一方面與作者自身成長經歷有關，一方面也與新一代拉美作家希望擺脫拉美文學的既有標籤、更為自信地書寫世界性題材有關。」張偉劭說。

《假證件》剛上架便頗受中國讀者的喜愛與好評。「一本關於墨西哥、語言、詩、廢墟的小書，憂鬱迷人。在沒有旅行

的日子，讀讀這樣的書，讓精神補補氧。」一位讀者在書評中寫道。

路易塞利1983年出生於墨西哥一個外交官家庭，從小隨外交官父親在南非、韓國、印度等地生活。2010年她的首部作品《假證件》出版，2015年小說《我牙齒的故事》出版，被列為《紐約時報》和《衛報》年度選書，並入選2017年都柏林國際文學獎短名單，同年入選「波哥大39」青年作家名單。

近年來，愈來愈多拉美新生代作家開始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2000年至今，共有400多種拉美文學作品在中國出版，佔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總量的一半以上。

樓宇認為，新世紀以來拉美文學譯介取得的成績「令人矚目」，究其原因，主要是隨着中拉關係日益密切，雙方相互交流和了解的興趣進一步提升。

「還有一個可喜的現象，就是成系統地引進某位作家的作品，如波拉尼奧、加萊亞諾等。」樓宇說。

路易塞利的成名作《我牙齒的故事》中文譯本已於年初出版，另兩部著作《人群中的面孔》和《失蹤孩子的檔案》也將被翻譯成中文陸續出版。

## 不止從本國文化取靈感

在樓宇看來，這樣成系統的譯介有助於讀者更好地了解作家的創作風格，深入作家的文學世界。

「單一國別和固化的文學文化身份認同，早已不能用來定義新一代西語美洲作家了。他們很多人，比如說瓦萊里婭，遠不止從本國的文化傳統中尋求靈感。」《我牙齒的故事》的譯者鄭楠對記者說。

鄭楠希望《我牙齒的故事》可以推動中國讀者對墨西哥以及西語美洲21世紀所謂新小說給予更多關注和思考。



有趣的是，鄭楠和張偉劭同樣是「80後」。鄭楠坦言《我牙齒的故事》遊戲的風格和她的個性相契合，故而翻譯過程很舒服；張偉劭則表示在閱讀和翻譯路易塞利的作品時經常感到一種分享共同經驗的喜悅。

「我們能看到中國新一代的西語研究者、譯者的嶄露頭角，同時新一代西語美洲作家在文壇佔據愈來愈重要的位置。」北京大學西葡語系副教授、曾翻譯過《百年孤獨》的范曄說。

范曄說，西語美洲文學數百年的流變，作家作品如星辰大海，他的願景是能夠有機會呈現西語美洲文學更完整的面貌和譜系。

「這恐怕是不止一代人的使命，內地西葡語界前輩輩路藍縷，已經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現在我們有理由寄希望於新一代譯者的工作。」他說。新華社